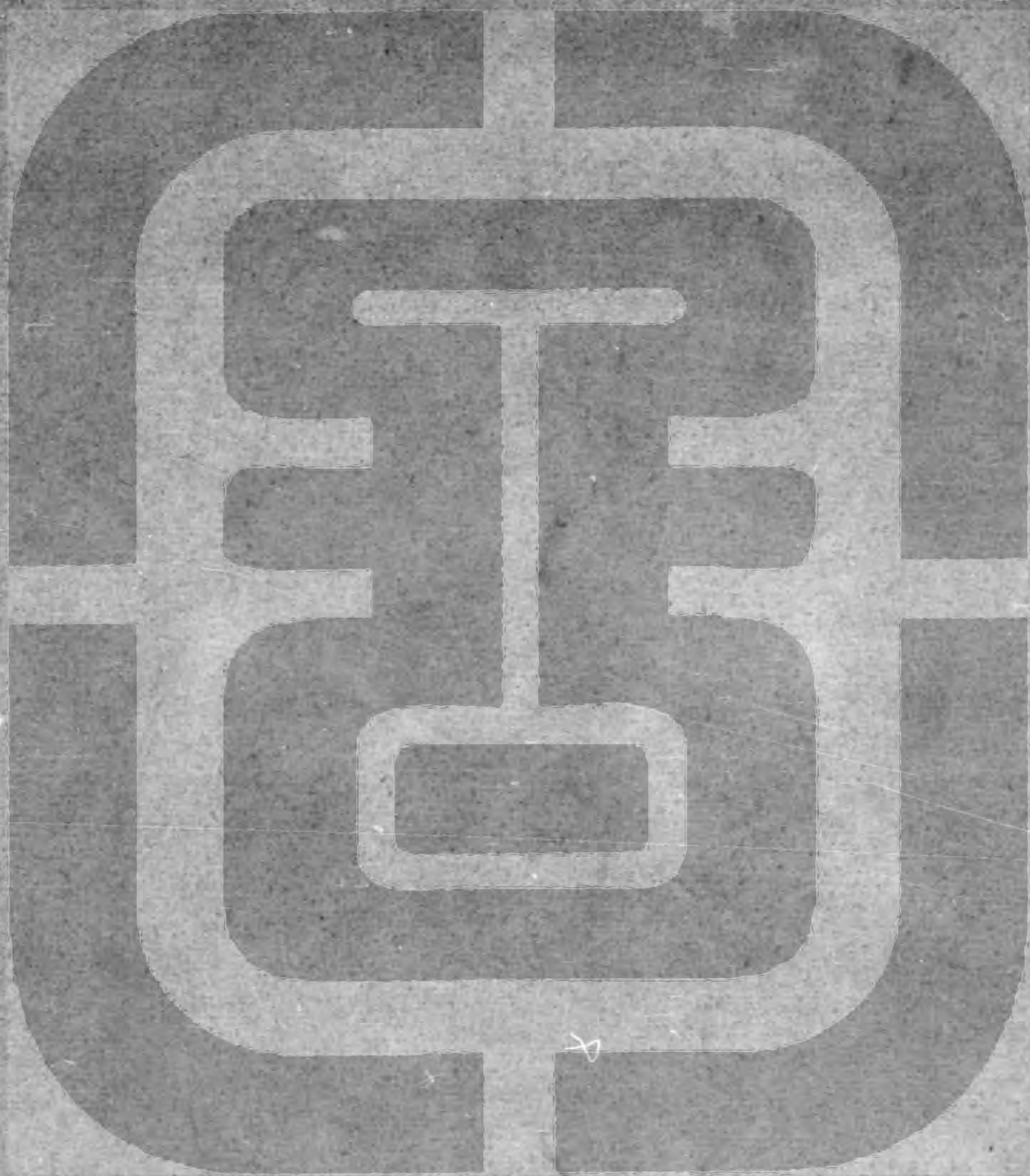


上



杜律虞註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
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發人心
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
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顏謝
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
至沈宋而律詩出彌近體於是詩法變

矣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
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從宮蕭散有
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
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宮自然而
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
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
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鏤鍛鍊力愈

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
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
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於海登
高者必於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與百年
之前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諸公皆擅近
體亦皆宗于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
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之七言律為之註釋

伯生學廣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
之深矣觀其題桃樹一篇自前輩已謂
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瞭然仁民愛物
以及夫感歎之意非深得於杜乎或疑此
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
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
之所錄取其大而略其小故錄此未足以

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為此也此編舊未有
刻本江陰朱善慶嘗刻單陽元讀杜
愚得其子熊得此編又請於父而刻之吾
聞熊有孝行固其克承父志與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廬陵楊士奇序

杜工部七言律詩目錄

紀行

恨別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撥悶

愁

周

周

周

即事

峽中覽物

暮歸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蜀相

將相

諸將五首

宮殿

奉賀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吳郎司法

呈吳郎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隱逸

覃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南鄰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玉臺觀

四時

即事

暮春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登高

秋盡

十二月一日三首

節序

立春

人日

小寒食舟中作

九日二首

九日藍田崔氏莊

小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

首

冬至

至後

臘日

晝夜

晝夢

夜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地理

望嶽

黃草

灩澦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

御判官賦七字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登樓

閣夜

眺望

野望

望野

亭榭

滕王亭子

題鄭縣亭子

果實

題桃樹

野人送朱櫻

舟楫

進艇

城西陂泛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
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吹笛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
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
臆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
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燕子來舟中作

虫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奉待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復赴朝廷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贈韋七贊善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贈田九判官梁丘

寄常徵君

寄杜位

所思

尋訪

賓至

客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郭十五判官受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實少尹得涼字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

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

位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辛員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墓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叅軍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於面別情見于詩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長沙送李十一街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雜賦

示獠奴阿段

宋元虞集伯生註

杜工部七言律詩上卷



元虞集伯生註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

洛城洛陽即河南府

胡騎長驅五六年

胡騎指祿山之亂

草木變衰行劍外

劍外蜀劍閣之外

兵戈阻

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河陽河南洛陽也是

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臥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未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幽燕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

柝警夜之木今之柝子也

東方明星亦不

遲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能幾時舟楫眇

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

藥餌扶吾隨所之

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隣雞生能對物色又為就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啓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雞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日復一日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能倏然而變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不必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

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指河南

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初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卷詩書喜

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

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言久客劍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也既悲即喜故隨看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所以謾爾捲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

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

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

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

運惠連葦也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

令渠述

作與同遊

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聊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僻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

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
老矣所作詩篇皆謾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
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
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艇特以
槎木浮渡以代艇亦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
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安得
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
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
必不但如此
之短述而已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

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
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凍

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麴米春斐劍之傳奇記
亦有酒名松醪春迺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
青春亦必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
為酒名也

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

長年三老
川中呼舟

師之名峽中以篙師
為長年柁工為三老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

錢防顧直

捩柁九欲開船則捩轉柁尾則船頭
便開故曰捩柁開頭川人不以準折

一色見錢當令美味入吾脣

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必在忠
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
飲之以撥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
亦易事耳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

有幾巡之醉也。送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等。揆轉梢柁以開舡頭其捷疾如有神助。下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顧舡之直當使麩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為假設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消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顧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換柁此就本句對格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

巫峽在夔州有三峽

西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跡詩。

盤渦鷺浴底心性。獨對花發

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

水秦山得見否。

渭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也。

人今罷病虎縱

橫

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

此生見得與否況今民已病而斂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卽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

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馬卿

司馬長卿相如也窮途阮籍幾時醒阮籍晉人字嗣宗率

蜀人多病消渴疾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未聞細柳散金甲漢文帝時

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駐細柳營在長腸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得罷兵戈也

斷秦川流濁涇

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以川名秦州天水郡有秦川

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

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

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柑未可食其蕭瑟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宗

卽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戒嚴人情洶洶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

爲斷腸爲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州而上句方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

相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不言清渭以喻時

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卽物之事第三聯卽

身之事未聯
即時之事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

三輔者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

州為

憶在潼關詩興多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

巫峽忽如瞻

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

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

歌

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

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嶽之高見黃河之大
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覩巫峽造天有類華嶽
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
在潼關而觀河華則為掾吏時也今則自舟
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
衾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
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
久居不知何時出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
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為憶在四字今
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即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

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寰宇

記桂州臨桂縣北歸秦川多鼓鞞秦川鼓鞞言漢水一名桂水

防吐蕃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嘆其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未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旦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非實缺也無顧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棲歸途所見也鳥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嘆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柰何而安之吾命者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曹長亦為補遺因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

夜經雷雨旦日微寒

黃鶯並坐交愁濕

兩鶯栖枝故愁宿雨之濕兩鶯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並

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愁濕

白鷺羣飛太劇乾

羣鷺高飛故喜毛翻之乾

羣鷺回翔振迅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喜也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

所出也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唯

君最愛清狂客

因自嘆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

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百遍相過意未闌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

淹日月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荆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斷

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午夜不見日月

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馬馳

風不為疾也謂雄溪楠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溪漢書武陵

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詞客公庾信平

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周書庾信字子山

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及庾信乃詠古

其意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

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

南天地之間但見天地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

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

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於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

名重於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

句結引事自比以終支離漂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搖落深知宋玉悲

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宋玉宅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州亦有宋玉宅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

臺豈夢思

雲雨荒臺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託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

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堂之客聞君遊高堂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高堂之阻但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

到今疑

此詩因有宋王之宅而專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辨悲秋玉蓋為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嘆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

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其果為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

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

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五六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國帝乃不能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

草唯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晉石崇字季倫作昭君詞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今日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臺宮名

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

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

十八拍云琵琶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詩亦因有昭君村而專述昭君也言羣山萬壑之間尚有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也向黃昏猶云夜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圖畫之容耳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

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冷容之謂末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

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秣

歸棄舡步道歸魚復改縣為永安後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

受遺詔處縣有先主廟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

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

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武侯祠後封為

威烈武靈仁濟王水經云永安宮在魚復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迥闊入峽所無魚復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廟崇慶州亦有先主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

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歿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既為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祀祭

又以其君臣際會之盛
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為左相呂望姓姜字

子牙釣於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

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獵遇於渭水之陽曰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師封

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指揮若定失蕭曹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元

功後相繼為相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詩極贊諸葛公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

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

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

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

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

跨荆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

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

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

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

時其王佐之材直可與伊尹呂望為兄弟行

輩豈特如陳籌所謂管籥之亞哉但是三分

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荆州之軍向宛落益

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

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

運已移漢祚雖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

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

嘆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與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

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王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大原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

卒於

錦官城外栢森森

栢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

工織錦濯於江中錦乃鮮明故號錦江

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

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何處可尋接句在城外古栢陰深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閒之地少人經過也因觀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已仕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此老

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怯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將相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南山終南山也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

日玉魚蒙葬地

玉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遊

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明奴等曰按漢

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

明奴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怪亦隨息

早時金盃出人

金盃當用作玉盃恐避玉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入鄉之意畧曰甲

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

長安號

多少才

官守涇渭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水至京兆

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材官漢書材官躡張指衆武臣也

將軍且

莫破愁顏

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葬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盃出在人間蓋一夕為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對旗旄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材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之

辭可謂峻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

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于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擬絕天驕

拔漢旌天驕前漢匈奴傳豈謂盡煩回紇馬回紇

者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潼關在華陰

縣哥舒翰龍起猶聞晉水清龍起指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

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

何以荅昇平

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言昔者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城奪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拔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日乃籍回紇之兵以助朔方節度使乎首因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隘陜若有無中國之意幸然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荅昇平之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之獨憂乎其可愧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

洛陽河南府也

休道秦關百二重秦關

百二漢紀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萬人滄海未全歸

禹貢

滄海指山東

薊門何處覓堯封

薊門言河北堯封方輿勝覽云

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

朝廷袞職誰爭補

袞職詩大雅云袞職有闕維仲

山甫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

相國謂王

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長安為祿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安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覓此征伐之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

因責諸將曰補衮宰相之任也今諸將加官皆專內任則干預衮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有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王縉之為邊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為農具庶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以為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

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對長數千丈周千餘圍兩

對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越裳後漢

南蠻傳交趾之南越裳國周公相成王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翠鳥形似燕

翡翠赤而翠青 南海明珠久寂寥

南海明珠後漢賈琮傳交趾多

珍產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殊錫曾為大司馬

大司馬東晉石

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于郊此殊錫也

總戎皆插

侍中貂

侍中貂後漢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錯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

冠 炎風朔雪天王地

天王春秋周稱天王

只在忠良翊聖

朝

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居外責其虛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故

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
而言南海拍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
出處然總之不離海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
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蕃之貢珍久絕則聖朝
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
有曾為大司馬者其總兵于外也又皆帶內
任而插侍中之貂然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
復嘆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
翊戴聖朝以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
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之辭也不言南
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蜀中常
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復見也炎風朔雪猶
云炎海冰天以極
南極北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

錦江濯錦江又曰卽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橋

之水濯錦則鮮明

巫峽清秋萬壑哀

巫峽見前愁詩註

正憶往

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

望鄉臺在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

嚴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

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

軍令分明數舉

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嘆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曾共迎中使可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

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忘不可見之末乃嘆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仗出羣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入哀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

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夜止於戌故曰五夜箭

漏箭

九重春色醉仙桃

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

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

旌旗日暖龍蛇動

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

宮殿風微燕雀

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

掌絲綸美

言如絲其出如綸

池上千今有鳳毛

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字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誤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昧爽之初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氣滿容如食

仙桃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
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故
旗影動惟風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
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
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
為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
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
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

天門天子之門也

春殿晴曛赤羽旗

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

宮草離離承委佩

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

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

蓬萊宮即大明宮也

雪殘鳩鵲亦多時

鳩鵲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當時之禁掖也

侍

臣緩步歸青瑣

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

退食從容

出每遲

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
廷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
常有五色雲氣鳩鵲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晴
故久矣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
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
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完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內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

至殿上後天佑間罷引千官淑景移書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

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

時公為左拾遺會送夔龍集鳳池夔龍舜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擬遂

比天上鳳皇池公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未入朝紫宸廷中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

升殿故云雙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

廷中因在花下而見日影之移紫宸內衙書漏時刻必待外廷

高閣之報故稀聞拾遺

底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

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

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

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省宇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

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

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衮職詩大雅云衮

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竹埤掖垣之上編竹為儲胥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夏

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麗混成前四句詠

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旅進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宿

心也公之報效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之重今果何如所以愧之也

蓋有所諷而言故題壁以警同列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

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

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

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邃故清秋夜氣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

愈悲若人欲自語而淒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

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遙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俜

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參謀幕府如鷓鴣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鬱久居

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未實
堪時落階面青苔先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
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

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踈故易散而晚晴實堪時落果已熟而又經雨也樓台獨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

不辨天色惟聽鍾鼓聲亮則明日之晴可知
今既見銜暮景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
花多若笑人應笑我不得出浣而玩晴景然
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為吏猶在山林
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
前六句賦院中晚晴結一句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橙林礙日吟風葉橙見夢籠竹和烟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

吟風葉

橙見夢

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鳥將

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

無心作解嘲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

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

號曰解嘲

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蔭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色也飛鳥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來不已也未以楊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故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為神奇也木吟風竹滴露鳥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

浣花溪水西頭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城都西郭外屬犀浦縣

主人

為卜林塘幽

主人指裴冕公到成都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

作草堂居之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

數蜻蜓齊上下雙鷗瀟對沉浮東行萬里堪

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

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在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棹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

前四句一意叙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也城郭之間人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第三聯言羸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流萬里尋訪王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者乎又按裴冕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知已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堂蓋可見情意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溪水西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註

百花潭水即滄

浪

百花潭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

風含翠篠娟娟淨雨

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

淒涼欲填溝壑惟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句賦草堂見其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者久無書問則不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乏食而有飢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而不能慈至於一身亦將轉於溝壑蓋由踈

宥放曠之所致也踈宥放曠宜乎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直公可謂古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飢困若此則斐冕待公之薄又可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渙人網集

澄潭下

酒即百
花潭

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

劔閣

劔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
天之峻棧道也在綿谷縣

片雲何意傷

琴臺

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貫酒處王壘
記云在浣花溪比東郡今滑州也

王師

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城闕至德二年
成都陞為南京

公自註得
稱城闕也

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岍迂迴故不正柴門瞰岍而開故亦不正也渙網客舫江山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渙賈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劔閣之險為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耳况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江指浣
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自

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

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

此外更何求

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
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
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頷聯事物之
幽頸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來見物之並育
也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競爲嬉
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
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
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稱此江村之幽
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

赤甲山名其山高天不生草
水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脾

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矍唐峽
口二山方輿勝覽云在夔州

兩見巫山楚水

春巫山在夔州

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

野人

炙背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
緼臍扶梯補也云二僅以過冬暨春冬作自

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
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菽甘泉莖芹萍子者
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蟄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却岑非
大慙若此類也

我隣

鄭審薛據郗昂岑參公之故舊也

笑接郎中評事飲

評事必崔

評事弟郎中欠考

病從深酌道吾真

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芹曝之獻可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滿泛勉為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

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瀼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

古堂本買藉踈豁借汝遷居停宴

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

婭過逢地

姻婿之父為姻婭兩婿相謂為婭

許坐層軒數散愁

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我迎至瀼西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以其寬朗可藉以踈豁我之胸襟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頸聯賦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作親眷相見之也但許我坐於軒外頻來散愁而已室家之奧則未許直入也然亦相調之辭耳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
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
插踈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
盈巾

此詩因公堂前有棗隣婦得以取為食及吳
郎來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往
來故公賦此以囑吳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
來一任西隣寡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須
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人寧有此
事只緣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暱使得安

心而取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客而恐其見
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
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
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必如此也
故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
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
若此婦之窮困者甚眾為之墮淚雖欲兼濟
而不可得况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乎勉吳
郎再容其來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惠鯁
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
碧山學士張褒梁天

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
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隲而去
古人已用三

冬足東方朔傳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年少今開萬卷餘晴

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溜決渠富貴必從勤

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勤不以人爵棄天爵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堦而溜成新決之渠傾蓋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舍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

鐘磬響落日更見渙樵人盤剝白鴉谷口粟飯

煑青泥坊底芹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

出粟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何謂西莊王給事王給事王維也晚年

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維嘗作輞川圖傳於世柴門空閉鎖松筠

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鐘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鐘磬蓋草堂必貯古彝器及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鐘石磬在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崔氏

草堂結乃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而閉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

荊州江陵府也

消息真傳解我憂鴻

鴈影來連峽內

峽內巫峽之內

鶴鴒飛急到沙頭

鶴鴒水鳥

行則首尾動搖詩棠棣篇鶴鴒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

峽關險路今

虛遠

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拒峽關峽關在峽內上洛北藍田南武關

西

禹鑿寒江正穩流

禹鑿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

朱紱即

當隨綵鷁

紱緩也又金章紫綬鷁於船頭以驚水族鷁水鳥名

青

春不假報黃牛

黃牛荊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見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遠行音問多虛况兵戈之際尤易妄傳今觀迎妻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虛傳之憂也鴻鴈之飛有先後之序失一鴈則缺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者也鶴鴒之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來峽內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也峽關之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陰冬寒水落則其流正穩可以乘舟出峽下江陵矣未乃言盛服乘舟即往相見新

年不必乃弟報遣平安於峽中
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起聯追念乃弟來自藍田之時雪寒勞苦徑來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

之喜故云故國移居見客心藍田杜曲同在三生春色今弟去彼而移家就此兄歡極提携如意舞

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王

戎好作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如意舞

蔬疎枝半不禁後四句極言歡愛之狀起舞長吟猶以為未足復索梅花共笑

而梅乃初發尚不禁冷是其春色反不如我生春色矣白頭吟不必本出處公特借用言其老

而吟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羣書為文綺麗羅含字君

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桓温別駕以解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

衣蔬食宴如也及還家階庭春來秋去作誰家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

蔣詡逕蔣詡字元卿舍前竹下開三逕惟表仲羊仲從之遊為兗州刺史及王莽居攝

以病免歸田里為園須似邵平瓜邵平故秦東陵侯秦

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比年病酒開涓滴弟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勸兄酬何怨嗟

此詩公因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涓滴然兄弟勸鬪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蓋深以得遂同居為快耳

隱逸

單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北山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

移文誰勒銘

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

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

徵君已去獨松菊君徵

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

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

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

一駟馬車

四馬也漢四皓歌曰悵望秋天虛翠屏

此輩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

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聯即隱居而言謂其已死

獨存松菊林壑黯然惟餘庭戶因嘆我非不肯隱也見此離亂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也未復嘆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如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丁詩小雅伐木丁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

識金銀氣

金銀氣史天官書敗君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

遠害朝

看麋鹿遊

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

君疑是泛虛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兼伐木篇求友之事也春山而澗道猶寒者冰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冰雪而行也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因羨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來麋鹿遊其地矣或云遠害而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

不為名利所綰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
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居
之事後四句美張
公而致歎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

園收芋

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皆除鳥雀馴

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

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前四句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過南隣之事也野服食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真隱

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不然其日與公渡船而訪南隣者兩三人也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而不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

廬山廬山記昔匡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匡廬在

潯陽即江州

麗藻初逢休上人

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族姓湯能詩又曰

湯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

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峰置蘭若

徐飛錫杖出飛塵

廬山有香爐峯釋氏要覽三國時高僧鄧隱峯遊五臺淮

西擲錫飛空而往傳燈錄舒州澗山寂竒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他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此詩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易沙門也大易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我所以見其麗藻也既藏其詩又嘗開篋而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聯即別

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爐峯上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止於爐峰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
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
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

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

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時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為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末言有人來說旻公常話我為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尔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宮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

上頭

隋常琮待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大笑帝曰淳

古君子也

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時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觸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迥添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達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官貴之地耳次聯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
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寂故
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
事情

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鍾
之僧不暇與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
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
之餘獨居而愁每在聞寂之時難遣如裴十
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
聞寂也未遂謂之曰知爾苦吟而瘦然於交
遊之際踈懶之甚怪其不肯頻來相與周旋
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

故詩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
登之景後四句寄裴十之言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玉臺漢禮
樂志遊閭

闔觀玉臺注云
上帝之所居

遂有馮夷來擊鼓

馮夷河
伯水神始知

羸女善吹簫

羸女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
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

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鳳皇鳴
公為作鳳皇臺夫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鳳

飛去秦
姓羸氏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烏
鵲

橋淮南子烏鵲填
河成橋以渡織女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

老漁樵

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
曰遙又曰高居次聯以水仙女仙之事比觀
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
而鳥鵲橋亦是用事借黿鼉窟之實景然二
句皆為恍惚奇怪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未
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
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
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
上句而用
此名耳

四時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

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黃鶯

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

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乍晴乍雨暖氣薰人鶯燕來往凭欄寓目此
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捲簾而坐如在
畫圖之內已可喜矣但峽中山川迫窄尚不
及瀟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寬平也故末句及
之鶯渡水而飛遇雨之濕故却回
燕銜泥營壘正欲其潤故不相妨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

峽中巫峽之中也

瀟湘洞庭虛應空

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

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

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耳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况臥病愈覺悶人故云下有擁塞惟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臥病不去故云虛應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鴛鴦方立洲

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叢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

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盡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三聯

又卽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卽夫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耳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塚無主故石獸毀敗也第五句不可因庾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富麗之景則與上下句意皆不貫通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

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

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上章而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曲江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爲人生須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卽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人共流轉而不息今春色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苑即芙蓉苑之外水晶宮殿

轉霏微桃花細逐揚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

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

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拂衣王獻之字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

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

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瑄遭譴怒從官之際而作也以頸聯尾聯觀之皆失意之辭非如前

詩欲行樂賞春之比矣久坐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

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之棄絕而不遂朝參實與世

態背馳也末復自責其前日牽於薄宦絕迹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家以為神仙之境謬矣吏情愚謂言官於朝而常懷吏隱之情則久與滄洲疏遠矣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苑牆芙蓉江亭晚色靜年芳

江亭曲林花著雨臙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

江之亭武新軍深駐輦新軍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

軍芙蓉別殿謾焚香芙蓉園在京城南內苑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

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何時詔
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

此金錢會金錢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
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

宴此賜金錢會也**暫醉佳人錦瑟傍**錦瑟傍蓋
金錢止言錢也

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猶瑶琴之類也

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拾遺
不得與曲江合宴之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

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
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

中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而御輦方留禁衛
軍中不復遊幸曲江矣芙蓉苑之別殿謾尔

焚香待望也未復自嘆不得同受詔賜會
此江亭曰何時曰暫醉羨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滌茫

炎海接竒峰碑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傷

暑病即今**敢望宮恩玉井冰**玉井冰唐制
中暍也**不是**

尚書期不顧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

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
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

母乃令從後園出去應休璉與滿公琰
書以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孟公遵字也**山陰夜**

雪興難乘山陰雪興見
前卜居詩

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
是年之熱獨早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拾遺
例受宮中賜冰之恩今臥病在外則不得與
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官恩在道之人則
思霑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
且長也結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
用陳遵王猷二事然但略用而不全本其事
實也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
執熱前六句言多病執
熱末二句言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

公論房瑄事帝怒乾元元年七月貶華州北地早寒於七

月六日猶熱疑甫託意以譏之

對食暫飡還不能每愁夜中自

足蠖

蠖即今全蠖北方有之

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

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

得赤脚踏層冰

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厚百尺

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去省掖而居州廨本不勝鬱抑而煩懣矣又值其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蠖多蠅亦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為賀蘭進明諧瑄於帝拜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諧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繁冗故欲狂叫末聯欲棄去而納涼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巫山巫峽並在夔州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

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

帝城高急暮砧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樓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

帝白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

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林則

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肅殺而蕭森峽江

之間波浪蹴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

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

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

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

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

身即所以繫心也未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

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天寒歲暮

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形於詠歌哉江間即

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

之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奉使虛隨

八月槎乘槎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

源無乘槎之說唯張華博物志載近世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齋糧乘

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中有嬾人織

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以問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子美亦承襲用之耳

畫省香爐違伏枕
畫省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直

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
山樓粉堞隱悲笳
嘗為尚書負外郎故自嘆耳

堞即今女牆也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粉堞以粉飾之

荻花

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歸之切也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公登臨其上言我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

我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成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之速豈不尤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華畫省一句又因隨槎而言山樓一句又因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句而為始終之辭也北斗一本作南斗必謂公在南望北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況長安又直上北斗也

千家山郭淨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漢

衡字稚主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

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

房瑄忤旨貶華州掾劉向傳經心事違漢劉向

此甫愧不如匡衡也

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甫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

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淨秋氣清也江樓

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也即

此樓每日之所見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泛於

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

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

也寂寞

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嘆也謂我亦能如匡

衡之抗疏如論房瑄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

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在京受詔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還

泛

泛

清

秋

燕

子

故

飛

飛

匡

衡

抗

疏

功

名

薄

漢

衡

字

稚

主

是

時

有

日

蝕

地

震

之

變

上

問

以

政

治

衡

上

疏

上

悅

其

言

遷

光

祿

大

夫

太

子

少

傅

甫

論

房

瑄

忤

旨

貶

華

州

掾

劉

向

傳

經

心

事

違

漢

劉

向

此

甫

愧

不

如

匡

衡

也

子

政

本

名

更

生

擢

諫

議

大

夫

會

初

立

穀

梁

講

論

五

經

於

石

渠

甫

言

不

得

如

劉

向

講

經

於

朝

也

同

學

少

年

多

不

賤

五

陵

衣

馬

自

輕

肥

此

詩

公

因

坐

江

樓

見

秋

景

而

傷

命

薄

不

如

長

安

之

少

年

也

山

郭

朝

暉

之

淨

秋

氣

清

也

江

樓

翠

微

之

中

每

日

來

坐

亦

以

秋

曉

之

氣

清

也

即

此

樓

每

日

之

所

見

漁

舟

已

越

再

宿

猶

泛

泛

於

江

上

燕

子

社

前

當

去

尚

飛

飛

於

山

郭

皆

以

清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人

微

而

燕

子

其

自

適

且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人

微

而

燕

子

其

自

適

且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人

微

而

燕

子

其

自

適

且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人

微

而

燕

子

其

自

適

且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人

微

而

燕

子

其

自

適

且

秋

而

自

適

也

賤

而

漁

秋分而降蟄寢於困故以秋日為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故國平居有所

思

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久客巴蜀故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奔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勲閥衣冠長安正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達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况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即隋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三

年改承露金莖霄漢間

金莖漢武帝作承露盤蓬萊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

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

西望瑤池降王母

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王母又漢武

帝時王母降于承華殿

東來紫氣滿函關

紫氣見早朝大明宮詩註

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善天文登樓四望見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人過果遇

老子著

雲移雉尾開宮扇

雉尾殿高宗因雉尾道德經

此即緝雉羽為扇翼以障塵也

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

歲晚幾回青鎖點朝班

青瑣見前晚出左掖註

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嘆而懷舊也唐自明皇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清願以神仙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為蓬萊宮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承露銅盤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羽扇而開但見日光旋遶龍顏羣臣感觀儼若神人之見也未乃自嘆我獨臥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廁朝班者而今不復覩矣可勝情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

瞿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安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

東一里舊名西陵峽

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

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

吐蕃陷京師也

珠簾綉柱圍黃鵠

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

惟綉作黃鵠文

錦纜牙樁起白鷗回首可憐歌

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去萬里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矣因言昔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內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

綉則盡也苑中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邪

昆明池水漢時功

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卒穿昆明池帝欲征越雋昆

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

水戰在長安西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南周迴四十里

夜月

織女漢宮闕記昆明池左右有石鯨鱗甲二石人相望以象牽牛織女

石鯨鱗甲

動秋風

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

雨有驗

波漂菰米沉雲黑

菰又曰蔣又曰茭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為烏鬱一云茭鬱

苗硬者曰蔣蔣秋結實乃凋菰米也

露冷蓮

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

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也

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嘆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若在人眼中池邊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二句即秋景而言乃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

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

昆吾是也紫閣峰陰入漢陂

紫閣峰乃終南之別峰與漢陂皆在長安香

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

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仙侶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

綵筆昔曾干氣象

綵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

白頭吟

望苦低垂

此詩專為漢陂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公漢陂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黑所以見昆吾御宿乃漢陂相近

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峰名臨乎陂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是也頷聯言陂上物色之景麗如此頸聯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者衆也晚更移忘歸時也按歸與岑參兄弟遊漢陂有二詩又與源少府宴漢陂亦有詩又有城西陂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上動時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漢陂之遊結聯乃云我彼時弄筆以干氣象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末乃嘆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髮潦倒新停濁
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前四
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
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
迴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渚清
沙白惟登高望遠故見落木之無邊長江之
不盡也久客於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
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為艱難潦倒
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

成都有大城西有少

城戰國時張儀所築

籬邊老却陶潛菊

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

節逸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守

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

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酒至

便醉飲江上徒逢袁紹杯

而歸

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河朔飲

雪嶺獨看西日落

雪嶺即雪山又曰西

山在城

劔門猶阻北人來

劔門地志劔州劔門縣有梁山一名劔山

自西蜀漢中道皆由此以門名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

好開

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迴茅齋指浣花西溪之草堂也則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故老却東籬之菊空遇江上之酒杯也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之來蓋吐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未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况何時得以開其懷抱耶其情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

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五月為臘後漢音義曰臘

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也

雲安縣前江可

伶

雲安縣在夔州即漢胸臆縣也

一聲何處送書鴈

書鴈漢蘇武使匈奴

十九年不得歸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

上瀨船牽逆流之船號百丈

未將梅蕊驚愁

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明光殿名漢王

商侍明光殿起草作制誥

肺病幾時朝日邊

肺病甫有消渴疾

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冰凍消釋故
言春意動江可伶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伶
而聞鴈見舩乃江可伶之實景愁人之眼梅
蕊未經遠塞之天椒盤更媚又春意之事也
未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嘗獻三策於玄
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疾臥病峽
中亦如長卿之臥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邊而
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
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
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

此溪女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

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

舉目風景切

新亭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士每至暇日

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
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相對作楚囚泣邪
茂陵著書消渴長
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

惟聽棹相將

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
氣暖則其色碧霧映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
運鹽發舟臘月一日之春色動亦可見矣公
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顛等以中州士人
而留江左公之臥病峽中若相如臥病茂陵
故頸聯以新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瞻
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唯想移棹而去為
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

郭矣按相將乃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亦言浮槎移動之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岼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

山違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說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目前

春花爛熳之時也准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戚故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與同玩此時景耳若無親戚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歎老思鄉則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上卷 終

